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语言学教程

Andrew Radford
Martin Atkinson
David Britain
Harald Clahsen
Andrew Spencer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剑桥大学出版社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外研社学术文库·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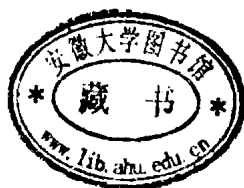
语言学教程

Andrew Radford, Martin Atkinson

David Britain, Harald Clahsen 著

Andrew Spencer

周流溪 导读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剑桥大学出版社
北京

京权图字: 01-2000-0159

English edition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or transmitted by any means without the prior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s.

This edition of *Linguistics* by Andrew Radford et al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Syndicate of the Pres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England. It is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ly. Not for export elsewhere.

本书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学教程/(英)雷德福(Radford, A.)等著;周流溪导读.—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8

(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ISBN 978-7-5600-8529-6

I. 语… II. ①雷… ②周… III. 语言学—教材—英文 IV. H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8146 号

出 版 人: 蔡剑峰

责任编辑: 刘博然 文 旭

出版发行: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 (100089)

网 址: <http://www.fltrp.com>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80 1/16

印 张: 29.75

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00-8529-6

* * *

购书咨询: (010)88819929 **电子邮箱:** club@fltrp.com

如有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联系电话: (010)61207896 **电子邮箱:** zhijian@fltrp.com

制售盗版必究 举报查实奖励

版权保护办公室举报电话: (010)88817519

物料号: 185290001

Preface by Halliday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 Research Press is to be congratulated on its initiative in making these publications in linguistics available 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and postgraduate students of linguistics in China.

The books are a representative selection of up-to-date writings on the most important branches of linguistic studies, by scholars who are recognized as leading authorities in their fields.

The availability of such a broad range of materials in linguistics will greatly help individual teachers and students to build up their own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subject.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also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as a discipline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helping to overcome the divisions into “English linguistics”,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so on which hinder the progress of linguistics as a unified science.

The series is to be highly commended for what it offers to all those wanting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whether from a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or in application to their professional activities as language teachers. It is being launched at a time when there are increasing opportunities in China for pursuing linguistic studies, and I am confident that it will succeed in meeting these new requirements.

M. A. K. Halliday
Emeritus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Sydney

王宗炎序

近年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国际贸易急速发展，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现象：学外语、教外语、用外语的人多了；研究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人多了；开设这方面专业的高校也多了，语言学硕士生和博士生也多了。就是不以此为专业，学习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也不乏其人。为了给从事这个专业的师生提供便利，同时又帮助一般外语教师、涉外工作者以及汉语研究者开阔思路，扩大视野，提高效率，我们献上这套内容崭新而丰富的丛书——英文版《当代国外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文库》。

文库首批推出 54 部外国英文原著，它覆盖了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 26 个分支学科。这批书是我们与各地有关专家教授反复研究之后精选出来的。出版这样大规模的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丛书，这在我国语言学界和外语教学界是破天荒第一次。

我们这样做，抱着什么希望呢？总的说来，是遵循教育部关于加强一级学科教育的指示，在世纪之交，推出一套书来给中国的外语教育领航，同时也给一般外语工作者和汉语研究者提供信息，拓宽思路。

我们希望这个文库能成为进一步带动外语教学改革和科研的发动机；我们希望它能成为运载当代外国语言学理论、语言研究方法和语言教学方法来到中国的特快列车；我们希望，有了这套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专业师生就能顺利地进行工作；我们希望，通过读这套书，青年外语教师和外语、汉语研究者能迅速把能力提高，把队伍不断扩大。

以上是我们的愿望，可是从广大读者看来，这个文库是否真的有出台的有必要呢？我们想，只要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客

观情况，就知道这套书有填空补缺的作用，是让大家更上一层楼的扶梯。

我们跟许多人一样，认为国内的外语教学和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是成绩斐然的，但是某些不足之处也无庸讳言。

在语言研究方面，有大量工作还等着大家去做。汉语语法研究，过去由于结构主义的启示，已经成绩卓著，可是现在虽则引进了功能主义，还看不出什么出色的成果。语料语言学是新兴学科，在我国刚刚起步，机器翻译从 50 年代就有人搞，然而其进展至今不能令人满意。

在语言理论方面，我们不时听到一些片面的、所见不全的论调。有人说，1957 年前西方根本没有什么理论语言学，其创始者是 Chomsky；也有人说，语言纯属社会文化范畴；还有人说，搞语言研究只有量化方法才是科学方法，定性方法不值得一提。

谈到外语教学，某些看法做法是分明不值得赞许的。有人以为交际教学只管听说，不管读写，也有人以为教精读课就是教阅读，不管口语。在分析课文时老师满堂灌，学生开口不得，是常见的；教听力课时老师只管放录音，对学生不给半点提示点拨，也并非罕有现象。

上述这些缺点，我们早有所知，现在我们更加明白，必须力图改进，再也不能安于现状了。为了改进，我们就得参考国外的先进理论，借鉴国外的有效措施。眼前这个文库，就是我们上下求索的结果。

在编辑这个文库时，我们在两方面下了功夫。

一方面，在选书时，我们求全，求新，求有代表性和前瞻性。我们不偏爱一家之言，也不只收一家外国出版社之书。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的主干学科固然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分支学科可也不忽视。语料语言学、语言统计学是新兴学科，我们收入了专著；句法学、语义学久已有人研究，我们也找到了有关的最新著作。

另一方面，我们邀请了国内知名的博士生导师、硕士生

导师为各书撰文导读，为读者铺平道路。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专著包罗宏富，初学者读起来可能觉得茫无头绪。为了助他们一臂之力，本文库中每一种书我们都请专家写了一万字左右的导读材料。哪怕书中内容比较陌生，谁只要在读书前看一下导读材料，读书后把材料再看一遍，一定能弄清脉络，掌握要点。

在结束本文时，我们想向爱好泛读的人们提个建议。语言和社会生活息息相关；我们靠语言与他人协作；通过语言继承传统文化，接受外国先进思想和科学知识；利用语言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创造美好的未来；语言又反过来表达着我们的个性和我们充当的各种角色。学一点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语言意识，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有利的。我们不妨把此事作为一个项目，列入自己的日程。持之以恒，必有所获。

王宗炎

中山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

导 读

总的看来，这是一部内容充实、材料丰富的教科书，而且重点突出、观点新颖、章法井然，令人耳目一新，读者可从中得到相当大的启发。学好了它，可为进一步学习语言学打下较扎实的基础。这部书的总体结构是语音、词汇、句法三个部分，加上一个绪论。作者们在绪论中介绍了语言学及其分支（交叉）学科：发展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并且力图将这些分支（交叉）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成果糅合进语音、词汇和句法的探讨。应该说，他们的努力很有成效，三个部分因而都写得比较详细深入；不但提供了基础知识，而且展现了新成果和新问题。

作者们开宗明义，认为语言学的主要方向应该是将语言作为一个认知系统来进行研究；语言的社会性研究也应受到关注，但毕竟被放在次要的地位。这种认知观是在乔姆斯基思想四十多年来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自然，作者们既笃信乔氏的学说（Radford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起就积极宣扬生成语言学的理论），书中也就尽力贯彻生成语言学派的主张。本书不像其他语言学导论书那样将生成语言学理论作为一种学说同别的学说一起介绍，而是把生成语言学理论作为主线贯穿到三个部分的叙述中去。由于生成学派在几十年间占据着语言学主流学派的地位（其实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在继承和延续着美国结构主义的影响），在这本教科书里出现这样的处理是不奇怪的。不过我们应当看到，作者们还是掌握着分寸，他们并没有把生成语言学的所有方面都一一介绍，只是将大致已被公认的重点内容作了必要的叙述。

本书第一部分论述语音，共 7 章：导言，语音和超音段成分，语音变异，语音变迁，音位、音节和音系运作，儿童音系，语音处理（感知和产生）。第二部分讨论词汇，共 9 章：导言，词类，构词法，跨语言形态学，词义，儿童词汇，词汇处理和心理词库，词汇失调，词汇变异和变迁。其中有几章显然在传统内容之外融汇了交叉学科的研究。第三部分讨论句法，共 10 章：导言，基本术语，句子结构，空语类，移位，句法变异，逻辑形式，儿童句法，句子处理，句法失调。这一部分也有交叉学科的成果介绍，但最突出的特点是汇通地介绍了

生成语法的最新学说。例如在句子结构一章谈特征和核查，在儿童句法一章谈零主语参数。这 10 章值得特别重视。

本书作者认为语言研究必须回答 4 个基本问题：（1）以懂得一种语言为标志的认知系统具有什么性质？（2）我们如何获得这个系统？（3）在言语产生和理解中我们怎样使用这个系统？（4）这个系统如何体现在人脑中？语言是一个认知系统，那它就是人的心理结构的一部分。由此似乎可以将语言学归结为认知心理学。然而作者们认为：乔氏的路线是通过研究语言而探讨人的心智的本质，这是可行的。语言学家不必像心理学家那样在实验条件下做大量的可控试验；他只须依靠本族语言信息提供人的材料和语感，而且在许多时候就直接依靠自己作为本族语使用者所具备的直觉。懂得一种语言，就是具备作为心理体现的一种语法；这种语法构成一个人的语言能力（competence）。如何将这种语法应用于言语的产生和理解——即体现为语言运用（performance）——这是心理语言学要回答的问题。语言知识如何体现在人脑结构及其机制中，这是神经语言学要研究的问题。人们如何获得一种语言，则要从发展语言学（developmental linguistics）的角度来考察。单独确立这个研究领域，是本书的一个特点。本书的新写法也能为我们探索治学途径提供不少启发。

不过，阅读时应该注意到：本书不但没有具体介绍语义学（尽管许多人认为语义学是语言学的一个基础研究领域）、语篇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而且没有介绍认知语言学——一种非乔派的、然而却脚踏实地深入开展的认知性语言研究。对于把语言视为认知系统的本书来说，最后这一方面的忽视有些可惜。语用学里现在搞得很热闹的认知语用学也应该提及，而事实不然。Saussure 的许多基本概念没有被提到，是否意味着它们都过时了？Lehmann 在其《描写语言学导论》里说语言学已经成了行为科学的中心学科之一（他并非不介绍生成语言学）。这可能不合一些人的胃口，然而对语言的社会性、行为性是不能无视的。从 Jakobson 以来就持续进行的语言拟象性（iconicity）研究，以及近年来成果丰硕的隐喻（metaphor）和语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研究，本书也都没有说到。而这些研究都涉及语言的根本性质和功能或机制。我们可以问：一部语言学概论应该写入一些什么内容？现在国内通用的语言学概论书很多，但所论都不够深入，也缺乏对新成果的概括。国外的同类书也不是很完美；像这部书，对新成果的介绍大部分是生成学派方面的或能与该派相当的或兼容的东西。这是一

个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既需要有重点、有见解的新的语言学概论书，也需要更客观的、涵盖面更广的新的语言学概论书。

一 绪论部分

1. 语言研究必须回答的 4 个基本问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 4 个分支学科。第一个问题（以懂得一个语言为标志的认知系统具有怎样的性质？）是首要问题，必须回答了这个问题才能回答其余 3 个问题（然而不能认为：必须完全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后才能考虑其余的问题）。而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语言学本身（即狭义的语言学）。按生成语言学派的观点，懂得一种语言就是具备一部有心理体现的语法，或理解这部语法的性质——这样，一个本族语者就具有语言能力（指关于该语言的内在知识）；一部（广义的）语法包括 4 个部分：词库、句法部分、音系部分、逻辑形式部分（LF，详见 23 章）；人类语言的语法是有差异的，但也有共性，共有的语法（原则）称为普遍语法（UG）。

对第二个问题（我们如何获得这个系统？）的回答构成发展语言学。这个分支学科可以比照发展心理学来理解；它探讨的是语言的发生（genesis）问题，即儿童如何获得语言能力。按照 Chomsky 的先天性假说（innateness hypothesis），儿童获得语言的模式是：儿童在一个语言环境中获得语言经验，这些经验输入到他脑中与生俱来的语言官能（language faculty）里——该官能是一种语言获得装置（原称 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现或套用计算机行话称为语言获得程序，但它独立于别的认知官能），便推导出一种语言的语法。

事实上通常将发展语言学放在心理语言学的框架内来研究。然而在本书中，心理语言学仅指对第三个问题（在言语产生和理解中我们怎样使用这个系统？）的回答。注意，言语产生（speech production）指的是说出话来的过程，“产生”不带有“发生”的含义。还要注意：语言的产生和感知是语言运用（表现），这与语用学意义上的运用有联系，但不等同。

对第四个问题（这个系统如何体现在人脑中？）的回答是神经语言学的任务。这个分支学科也研究语言失调（disorder），包括失语症（aphasia，即已正常习得语言后，由于伤病造成脑颅坏区 [lesion] 以致不同程度地失去语言能力）和特异语言残缺（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即由于遗传等原因，虽然认知功能健全但仍未能正常习得语言）。

2. 对于语言的社会性质——即语言是一个社会交往的工具，本书也有所涉及。导论中专门提了一下这方面的研究——社会语言学（语言使用和社会结构的关系之研究），而这实质上主要是语言变异研究；它和语言变迁研究（历史语言学）密不可分，在社会语言学里可以将语言演变的历时研究和共时研究结合起来（18 页）。练习 9 和练习 10 提供了用“显见时间法”（共时方法）调查的语言变异材料，从中可以看出纽约英语音系变异和变迁的一些情况。

重要术语：变迁（change），变异（variation），变量（又译变项，variable），异体（又译变体：variant [指语词、音段层次的差异形式，可称为异形]，variety [指方言、语域层次的差异形式]）。第 3 章、第 16 章、第 22 章都详细论述了语言变异或变迁。

二 语音部分

在第 2 章介绍常规的发音原理和语音分类之后，第 5 章中论述了音节（一个音节必须有一个核心或主峰 peak）和节律成分：重音（单词重音）、强音（accent [按：即传统所称的强调重音或对比重音，但书中称之为短语重音 phrasal stress]）、声调（书中为汉语的“字调”提供了一个好术语：lexical tone）、语调。作者们在分析音节时采用了当代音系学的新模式（实为借鉴中国音韵学而制定的模式）：音节分为起音（onset，可含介音）和韵音，韵音又分为韵核和韵尾（coda）。音节结构受响度原则支配，表现为音组限制，某些组合如 kwilt 是可能的，而 *wkilt 则不可能。在音节划分时，又有一条最大起音原则（可划归起音或划归韵音的辅音，应把它划归起音）。书中认为当代英国标准英语有 44 个音位。但除 24 个辅音外，余下的 20 个元音却不是 12 个单元音 + 8 个双元音，而是 13 个单元音 + 7 个双元音；因为传统的 ϵ^* 已经改为 ϵ ：（87 页，41 页）。书中还将 æ 改为 a ，认为 æ 属于保守的发音。此外，被 Gimson 改为 * u 的 ou ，又按 Jones 的老样子出现了。这些都是值得从事英语教学的人们注意的。周流溪曾提出一种 41 个音位的框架，其中只有 12 个单元音和 5 个双元音；/ i^* ， e^* ， u^* / 视为两个音节 [见《中国中学英语教育百科全书》，东北大学出版社，1995 年，300 页]。即使对 e^* 不再这样看，似乎 i^* 和 u^* 仍然可以作两个音节分析。

书中介绍音系规则及其运作（从底层形式推导出表层形式），举元音弱化现象为例（但是作者们承认：要写出音系运作的正确转换规则

并非易事，因为需要假设底层形式并作必要的校正)。在解释英语爆破音不送气现象时，介绍了如何用区别特征表述音系运作，尤其是空值特征 (underspecified, 或曰不赋值特征) 的概念和应用推导规则时的常规另移条件 (Elsewhere Condition, 即默认常规情况而优先考虑特定情况)。也就是说，清爆破音在英语中具有空值的送气特征，但它们的常规发音被默认为送气音，而在前面有 s-这种特定情况下则发成不送气音 (取负值的送气特征)。我们必须先应用特定情况下的规则，以免产生像 sph 这样不合格 (至少是不地道) 的形式；但是本族语儿童在习得语言时并不需要学习这些，因为常规另移条件的默认 (default) 已经起了作用。从儿童语言发展来看，儿童心中有两套音系表现 (输入表现和输出表现)；他通过一种音节模片 (syllable template) 来感知输入表现。音节模片是带限制因素的一个框架，它决定选择规则；通过选择规则 (例如解除赋值 despecification, 解除连结 delinking [导致特征漂浮 floating]) 获得输出的底层形式，再通过发音规则最终获得输出的表层形式。成人的语音处理 (如语音产生) 也有音系运作，也可以通过引入抽象结构加以解释。(关于这些理论，第 5 章的这一部分可作为纲目来掌握；第 6 章和第 7 章是进一步展开的论述，但其内容技术性太强，泛读即可。)

第 3 章和第 4 章论述语音变异和变迁，内容非常丰富。语音变异可分为语体性 (即语域性) 变异和语言性变异。语体性变异取决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谈话的话题。用听众设计 (audience design) 模型可以解释语体性变异 (预先设计好对什么人说什么话)。实际上听众也起作用，所以应该说变异是受互相交往制约的。想广泛观察社会性因素如何影响语言使用，必须考虑各种社会性变量——社会阶层、教育程度、性别、民族、社会联系网络。作者们认为西方 (和西化) 社会中社会阶层的作用很大，而东方社会中教育程度的作用较大；他们把性别说成 gender, 避免使用传统术语 sex (这种对 sex 一词的回避或恐惧却成了语言变异的一个活的事例)。语言变异也有不少是直接由语言性因素造成的，例如英语中广泛存在的辅音连缀 (或接续，它往往导致爆破音的删除)，或利物浦方言中非词首位置的擦音化变异 (ptk → φsx, bdg → βzγ [发音部位不变，发音方式改变])。语音的变异是语音变迁的过渡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新旧形式并存于整个语言社群和其中的个人成员的语言中。正因如此，观察一个语言社群中几代人之间的语音变异甚至一个人一生中几个阶段的语音变异，也可以找到语音变

迁的线索。语音的链式变化（有推链和拉链两种）、元音的裂分和并合，都是常见的。新语法学派认为音变是有规则（有规律的）、渐进的，但体现为词汇上的突变（即在所有包含某项音变的词中一次完成）。近来提出的新理论则认为语音是突变的，但变迁不是一次完成，而是通过词汇扩散逐渐实现。Labov 比较这两种学说，认为元音的移位多为规则变迁，而元音的延长和缩短则多通过词汇扩散而实现。

三 词汇部分

第 9 章讨论词类，区分功能类（虚词）和词汇类（实词）；后者的划分标准是：意义、形态、句法表现。

第 10 章和第 11 章探讨词汇学和形态学（语法学的一个分支）。这里首先要区分词位和形位。词位（lexeme）是词汇学的基本单位，如 dog, cross；它可以表现为不同的词形（word form），如 dog, dogs 或 crosses, crossed（过去时），crossed（完成体或被动态）之类屈折形式。这些词形是语法词。去掉屈折词尾而剩下的部分是词干（stem）；它可以是词根（root）或词基（base），如 dogs 里的 dog-；或词根的变形，如 knives 里和 knife 相应的 kniv-；或词根加词缀，如 printers 里的 printer-。第二种情形在形态复杂的语言里很常见，例如若将意大利语 valere（值得），valgo（我现在值得），valsi（我过去值得）的词尾去掉，会得到 3 个词干：val-, valg-, vals-（其实它们属于同一个词根）。

形位（morpheme，俗称词素或语素）是形态学的基本单位，其具体表现是形素（morph）。语法词尾（ending）是一种形位。其实还有一种形位叫词头（如德语的 ge-），英语中设有相关术语，只好也称为 prefix。书中有时也称词尾为 suffix，用语不一。注意：广义的 morpheme 包括构词成分（词根、词缀）。像 -ness 这样的词类范畴标记（应看成构形成分 formative）书中也按习惯称为后缀，算构词成分；所以 happiness 算是 happy 之外的一个新的词位。

书中认为：世界诸语言（的形态类型）可以说以孤立语为一个极端，以黏合语为另一个极端。黏合语可以作为语言形态的理想形式。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有屈折语和辑合语（polysynthetic languages，即以形位的整合 [incorporation] 为特点的语言），它们偏离黏合语的距离有远有近。作者们认为，不可能有一个语言完全符合理想的黏合形态标准。（实际上，这样的语言是存在的，那就是世界语 Esperanto。）

在第 12 章（词义）中，作者们用衍推（entailment）巧妙地解释了同义关系（包括认知同义性）、对义关系（oppositeness，包括“维度”反义关系 antonymy 和互补关系 complementarity）、上下义关系（hyponymy）、整体局部关系（meronymy）。

词典在给具体的词项（lexical entry，即词位）下定义的时候，就利用上述各种词义关系，并且把词义分解为语义特征。但是要在定义中同时照顾必要条件和充足条件常常是困难的，因为词义的表述往往只能揭示典型性的（prototypical）一面。

拿上下义关系来说，儿童在习得语言的早期就懂得使用最典型的词项，而其上义词或下义词都只在较晚的时期才能学会。这是因为，典型的词项能提供最丰富（和可靠）的信息。儿童习得语言时一般先掌握名词、“通用”动词；虚词的习得较迟。但说英语的儿童很早就能学会常用的不规则动词，这主要是由于它们出现的频率很高。不过儿童日后却有把这些动词规则化的倾向，这是过度规则化（或过度概括）的机制在起作用。（以上内容见第 13 章。）

语言符号带有任意性，反映外界事物的概念（这在各语言中相当一致）和心理词库（mental lexicon）中的词项并无一一对应关系。心理词库中的词项由标义词位（lemma）和形态—音系词形两个层面构成；标义词位因语言而异，形态—音系词形又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我们能在不借助意义的情况下轻易识别非词，就证明了这一点）。心理词库是一个把词项范畴化了的结构，词项按语义相似性组织起来，其间存在远近不等的心理距离。词汇处理是一个十分迅速、高效的复杂过程。人在听到一个词时，一种心理激活（activation）机制会启动（prime）与之相关的其他词以备提取。按照词汇性效应，接受一个词比排斥一个非词所花费的反应时间短些（第 14 章，练习 4）。总的说来，词汇处理可以用两个模式（序列自主 serial-autonomous 模式和平行互动 parallel-interactive 模式）来解释。若标义词位的提取失败，就会出现言语错误（236 页），而词项之间的词义关系也为造成各种错误提供了潜在的可能。

词汇失调（第 15 章），可能表现为类失语症（paraphasia，这是维尼克区损伤造成的），即实词使用的错乱；也可能表现为无语法症（agrammatism，这是布罗卡区损伤造成的），即虚词或语法词尾使用的错乱。特异性语言残缺症患者则“有选择地”在某些屈折词尾的习得上表现错乱。

四 句法部分

与词汇失调相应，句法失调（第 26 章）也可表现为无语法症，其特点还是功能范畴的错乱。特异性语言残缺者在句法上的错乱也是如此。此外又有一种“类无语法症”（paragrammatism），实质上是词汇失调的副作用。（不过，从汉语的观点来看，某些英语“无语法症”现象似乎并未严重到影响交际的程度。）

本书谈论句法时使用的一些基本术语（第 18 章）是：句子、小句（子句）、词组（短语）；主语、谓语、补语（complement）、附加语（adjunct）。此外还有主目（argument，又译论元）；主语和补语是谓语的两个主目。复杂句由主句和补语从句（complement clause）构成，有时补语从句里又有关系从句。补语从句可以是限定式小句，也可以是非限定式小句。

句子结构（第 19 章）要从词组谈起。词组是由词结合而成的，有动词词组（VP）、限定词词组（DP），以及标补词词组（CP）等。最小的词组由两个词并合（merger）而来。大一点的词组也由两个部分并合。如词组 to reduce taxes 由 to（领头成分，head，一译词首）和动词词组 reduce taxes 并合而成，是个不定式词组（IP）。在动词词组 reduce taxes 里，reduce 是领头成分，而整个动词词组是 reduce 的延伸（projection，又译投射）。句法结构由词延伸而来，它必须满足它所包含的词的语法特征，如：领头成分特征（head features）、标示语特征（specifier features）、补语特征（complement features）。根据核查理论（checking theory），所有这些语法特征必须经过核查。

不定式符号 to 属于屈折成分（INFL，在树形图中标作 I）。本书的 INFL 包括助动词 AUX。这样，我们认为不如将不定式词组改称屈折词组。像 He didn't enjoy syntax 可以看作一个屈折词组，其中 he 是代词（PRN），其余部分 4 个词又是一个屈折词组（用 I 杠表示），它再分为 I（didn't）+ VP（enjoy syntax）。但是在 He enjoyed syntax 里，句法结构也对称地分析成 I + VP，而屈折成分 I（时态位置）是空的，填充它的是个空语类（empty category）。第 20 章里谈了多种空语类。比如按小句的 IP 结构：主语 + INFL + 补语（补语是 VP），像 Do you think he will resign? — He may. 这样的句子里，may 后面的补语就是空补语。可以认为：所有小句的结构都是 IP 结构；所以，所有小句都是屈

折的延伸 (I-projection)。

名词性词组里也可能存在空语类成分。如 *Italians do love opera* 一句里有两个 DP: $\phi + \text{Italians}$ 和 $\phi + \text{opera}$; 这里使用的是空限定词。采用统一的分析法, 将限定词看成领头成分, 我们就可以说所有名词性或代词性的词组都是限定词的延伸 (D-projections)。注意: 这样一来, 本书的句法分析中就只有 DP, 再也没有 NP ([以名词为中心成分的] 名词词组) 了。

有一种空语类叫 PRO (虚代成分, 即空位施事), 见于 *We would like PRO to stay* 之类的句子 (可类比于 *We would like you to stay*); PRO 是反指主语 *we* 的, 受先行词 (或控制词) *we* 控制 (control)。注意: 容易和“控制”混淆的概念有: 统领 (dominate, 一译支配)、制御 (command, 一译统制或统御)、管辖 (government, 一译支配)。

标补词词组 (CP, 其中 C 在早期著作中写成 COMP, 代表标补词 complementiser, 一译子句连词) 的结构通常是 $CP = C + IP$; 其中 C 可以是标补词, 也可以是 (英语中) 调到句首位置的助动词。DP 中的疑问代词 (组) 和否定词 (组) 称为算符 (operator)。助动词可以占据句首位置, 算符也可以。这样的处理便是移位 (movement)。第 21 章里谈了领头成分移位、算符移位、主目移位 (A-movement)。一个成分移位后, 便在原处留下虚迹 (trace, 略作 t)。

有的移位是隐性移位 (covert movement)。隐性移位在整个语法组织中的地位如下:

词库 → 并合与显性移位 → 显性句法结构 → 隐性移位 → 逻辑形式。

逻辑形式 LF 是一个专门问题, 在第 23 章集中作了介绍。绪论练习 4 曾经要求提供歧义句的解释。歧义句实质上是一个句子 (表层结构) 隐含着不止一个深层结构 (逻辑形式)。把深层结构写出来就可以显示歧义之所在了。就是说, 可以直观地认为, 逻辑形式是早期所谓深层结构的逻辑学表达式。在管辖 (支配) 和约束理论框架里, 句子结构的分析可以分 4 层: 表层结构、浅层结构 (S-structure)、底层结构 (D-structure)、逻辑形式。但是按现在的理论 (the Minimalist Program, 最简方案), 句子结构的分析只有表层结构和逻辑形式了。例如 *Which sheep snores?* 其逻辑形式是 $(\text{which sheep } x) (x \text{ snores})$ 。可以把它分析 (树形图见书中例句 400) 成为 DP (which sheep) + C (ϕ)

+ DP (t) + I (现在时 [空]) + V (snores); 然后说明 which sheep 由第二个 DP 位置移至第一个 DP 位置。同理, 在汉语句子“郭认为狗追谁?”里, “谁”也被分析成是经过隐性移位才放到句末位置上的(作者们认定, 这是隐性移位存在的进一步的证据!)。按: 在管辖约束理论中, 汉语的疑问词移位发生于表层结构之后, 英语的则发生于表层结构之前。在最简方案理论中, 二者的差别不在于疑问词移位的时序, 而在于语音体现(‘兑现’ spell-out)的时刻: 操汉语者在心里(??)还维持着逻辑形式‘谁是郭认为狗所追的’之时嘴里已经说出“郭认为狗追谁”了。这样, 汉语和欧洲语言的句法分析是可以使用统一的理论框架的。(说汉语的人凭语感能否认可这样的分析呢? 大有疑问!)

作者们还在其他章节对这种语法理论框架从各方面加以阐发。例如在第 25 章用来解释空语类处理。在第 22 章解释句法变异, 着重介绍了原则和参数理论, 提到零主语参数、屈折参数以及领头成分移位限制等。第 24 章(儿童句法)提出: 儿童既然不必学习 UG, 他们要学的只是参数设定(parameter-setting)。他们的语言中的零主语、非限定式小句等都可以用 CP 和 DP 结构来解释。作者们提出句子处理的几种策略(原则), 如邻近依附(local attachment)。它常常被用来处理歧义句。在碰到花园幽径句(garden-path sentences)时, 之所以会造成句法错觉(有如迷路), 也是因为人们常常把邻近的单位先串起来索解; 如绪论中的例句(16): The soldiers marched across the parade ground are a disgrace. 人们乍看(听)之下会将 marched 当作不及物动词做 soldiers 的谓语, 而认为全句不通; 实则 marched... 可以是一个有被动意义的分词词组做 soldiers 的定语, 因而全句可解。同理, The log floated down the river sank (绪论练习 6, 25 章练习 4) 是花园幽径句, 而 The bird found in the store died 则不是。